橘黄鑒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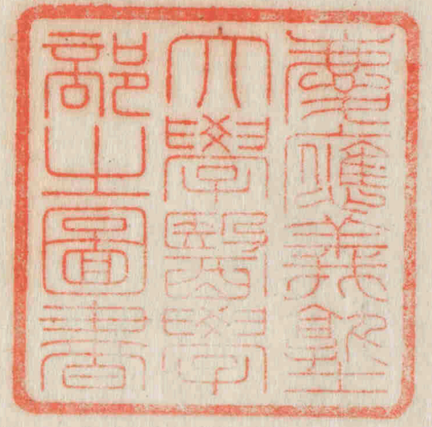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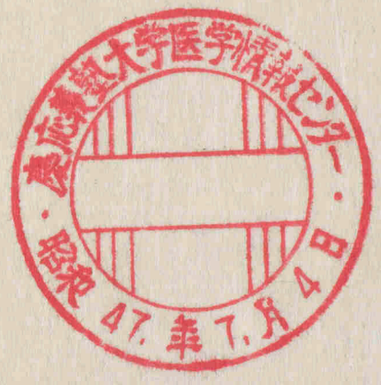
k104

F 2
キ-9

490.9
K1-2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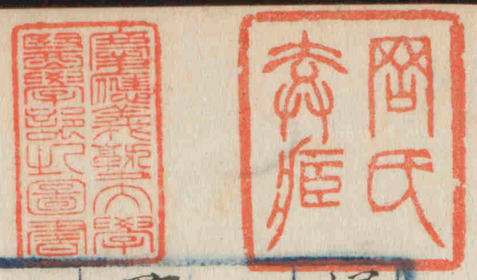
No.2656
旧K104





富士川文庫

1596



橘黄醫談卷下

尾臺逸士超　著

君子仁恕之德以愛人寛弘之量以容衆也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玄同彼我混一人已故能成己之志又能濟人之志

掩人之美飾己之陋媢彼之才張我之拙是古今之通弊小人之常情也苟不驅盡此病盡則是非之心交戰於方寸之間榮辱之念相爭乎不言之中而臭汚姦慝之行無所不至焉大抵醫人之會于病家也設城府立崖岸屹屹相軋議論未既病人也

死使病家謂醫人無益於解厄救危焉夫疾痛之苦不離斯須死生之機倏在瞬息而恕然坐視爭術之長短論之異同者豈醫人之任哉不可不慎也

世醫有小才識則謂我以庸明之才特達之識誦盡古今之書勘破諸家之論天下無若我者乃下帳揮麈胷然自號師匠遂廢棄刀圭徒事雕蟲終身兀兀與書為伍竊先哲之土苴襲古人之糟粕以詡蒙昧無識之徒而不復致思於治疾之上何以能得會應變禦急之機乎而乳臭之兒黃口之子

臨世譽信虛名仰為先生奉稱函丈則彼亦益傲岸驕縱豈不可笑之尤耶夫醫之尤難者莫過傷寒之為疾也變態百出不可窮詰苟非博極群書參考諸家之說而能融會貫通者烏足焉所謂讀書生者非邪業醫者深以是為戒精讀古人方法驗諸實地參諸活處自得其機緘以救人之疾苦可謂真醫也已

言者不知知者不言此言可以鍼炳利口之舌矣諸家者流雖有細辨其義巧說其理者善行其事能就其業者與有幾也如吾醫流亦然觀世稱大家者博涉獵群籍別立自已之意見作高妙之說驚

精微之辨以驗人之耳目其論非不新奇其言非不痛快然其所主專在論說而疎事實是以至治療施設徒守常度而不達機宜泥方法而不通權變不為趙括之徒者幾希何以能起垂死救夭札乎比之忠實之士親履其地位而自得關鍵之機者固不可同日語也(宜)(崔)去病曰顧方略如何已學者勿執文字之蹟而遺道之真矣

醫事二焉曰法曰畧法也者本也經也正也略也者末也權也奇也二者相為表裏故無法略無所乎施無略法亦為徒法焉是以為醫者知法而不知畧則不能獲順應之幾知畧而不知法則不能持不(定)(見)變之安若能守常以制變經權迪施奇正相救

東洞先生曰醫之學也方焉耳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夫醫之為術也博矣大矣然要在知此方治此病也已故方意不可不詳方用不可不精藥能不可不明善詳方意而後方用可精善精方用而從(後)藥能可明也雖然未知藥能則方用亦不可知也況方意不可解乎是藥微之所由作也故善讀藥徵則藥能明藥能明則方意詳方意詳則方用自在

矣可以解痼矣可以起痾矣藥徵之書所以不可
不日夕講究也惜乎修夫刋行之日校讎疎漏間
有謬誤錯脫余撰重校藥徵三卷將近日刋行問
于世
方極類聚方二書其明方意詳藥能而示方用者彰
著適切與藥徵為鼎足之書唯方極文過簡約類
聚方(取舍)極嚴刻故雖病名病証無益于事實而有
害于方用者悉加批削焉蓋先生急于濟時弊勢
之所以至(必于斯)也雖然欲釐正歷代深習之弊則非立
大見識起大議論而排斥箝擊不能也世醫動輒

以矯枉過直惡咽絶食以毀訾先生(也)亦不知先生微意之所在耳
鶴元逸以出籃(藍)之才研究古醫學撰次師說著醫斷
以辨駁後世迂僻虛妄之說其言簡精足以牖來
學惜乎不幸短命而死矣雖然醫斷一卷永為疾
醫之寶(寶)筏則所謂躬亡而道存骨朽而名不朽者
豈不一大事業乎
新崎丈庵古方大意為童蒙無學之徒所著(著)也故其
論說亦主卑近簡約學者或謗庸淺可謂不知國
林矣其法術精良在吉益門下所難多得也唯其

說萬病一毒處不與師說契(契)務丘先生業已有其論焉見于四姻先生古方大意跋語中
田中榮信讀藏志論極擧山東洋之疵瑕掊擊不假餘力使東洋再起當無所措辭焉然其實議論之過激未必不失中正也唯辭辨痛快(快)文字道(道)勁自有不可磨滅者
畑惟和亦醫斷欲以巧言強辭壓倒鶴氏也然其論皆舍事實競空理飾言誣人舞文爭勝耳豈知醫術之真者乎榮信辨亦醫斷言論雖稍欠精微尚足以排亦其訛謬矣況其懍慨憤懣之氣同盟之士所不能企及乎當時即微愿仲吾恐世之狡兒殆為利口見誣罔也愿仲之業可謂盛擧矣
東洞先生始唱疾醫於京師也天下之豪杰振起趨之以贊(贊)翼其業猶之風雲應龍虎實千歲一會可謂極其盛矣先生没後高足弟子隨謝世疾醫之道漸將衰矣獨貉丘岑先生屹然樹旗幟于江都爭高大於笑落一時英才出于其門疾醫之道於是乎復興(興)先生特傾扶顛之功可謂大矣以先生幽(遠)德配(既)高門人或請其著書先生乃曰先師作藥徵明藥能撰方極類聚方審方意以示方用鶴氏

撰述醫斷明疾醫之道其論詳而盡矣若讀其書
而施之行事運之機活治術之道則有餘而何著
書之為先輩著作不幸存于今受大方之姍笑者
多矣余常耻之豈復倣之耶嗚呼先生可謂能守
師教奉師道以憾名利之徒矣老子曰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醫者意也動作不嚴人則輕之言語不謹
人則侮之苟見輕侮不獨病者不信受病毒亦隨
而不動也故假使方能命中何以能得其治矣醫
不反求之於已却致咎於藥劑胸中紊亂日易其
方所以益不得治効也是故欲為良醫者言行不
可不謹嚴也夫醫之臨病者警猶將卒之向敵陣
也大敵不懼小敵不侮及的知其利害形勢也以
神速之兵發之奔馬之激逐之破竹之勢制機應
變不誤其度其而後其勝可必其功可期故病者
之見醫而仰之也如秦之餘之民迎劉項其怖刀
生也如千將莫邪之觸膈藥劑之入口腹也如軍
卒待將之指揮縱橫于敵陣也勞如斯則豈得不
治平蓋其人自非方寸不亂膽略恢廓言行謹嚴

奚能得如斯乎經曰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聖言誠然醫其可不讀經書乎

東洞先生河豚魚讚曰獸名而魚毒何之神毒毒乎毒不毒乎人見醫事或問南涯氏刊行東洞遺稿改作毒之何神覽一層之佳頃者覽駱丘先生書於石顛公所畫河豚圖上者作何毒之神僅下上一字其妙始極矣惜字之不可苟如此

傷寒論用或若設三字其意義明白矣而後人多不得其旨也或者有疑之辭未定之義也故無證客證必冠或字謂或有此証亦此方治之也故證之與藥不必一一的對如小青龍湯小柴胡湯真武湯通脉四逆湯理中九四逆散可以見矣如其加味法疑王叔和所攙入也若者如也預及之辭必冠餘證故曰若云云必加對症之藥如若嘔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姜豉湯主之之類是也其它如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二麻黄一湯亦同如曰若發汗若吐若下若温鍼亦預言及之辭耳又有轉移之義如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姜湯與之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

之是也設者虛設之辭如設胸滿腸痛者與小柴
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之類是也三字意義
之異豈不明白乎方極中或若多謬用蓋田宮龍
品丘明之疎漏耳
將息消息同成聊攝曰將息斟酌之意公羊傳昭公
十九年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
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
一衣則脫然愈何休注曰脫然病除貌也言消息
得其節也合二說其義益晰矣按周禮曰疾醫掌
養萬民之疾病賈公彥曰主療治疾病而云養者
但是療治必須將養故以養言之又曰以五味五
穀五藥養其病鄭玄曰養猶治也賈公彥曰病者
須養之故云養猶治也又按禮記月令消息鄭玄
曰陽生為息陰死為消莊子消息盈虛一晦一朔
以消息為增減斟酌之意蓋本于此耳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熱無汗心下
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
之予嘗曰此方去桂二字可疑矣太陽篇瓜蒂散
條曰病如桂枝証頭不痛項不強是頭痛項強本
桂枝湯証也今雖用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

翕翕發熱不止是桂枝湯証依然仍在何得去桂枝況無去主藥之理乎若去主藥警猶國無君軍無將也何以得能行政令建功勲乎是以如夫桂枝去芍藥加芪薑湯桂枝去芍藥加麻黄附子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湯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柴胡去半夏加栝蔞湯不防已去石膏加茯苓芒消湯其所去加不過臣佐藥品可以見矣近讀徐靈胎之說與余意合如符契（契）益信鄙見之不愆焉成聊攝亦曰頭項强痛翕翕發熱雖經汗下為邪氣尚在表也今外証未罷無汗小便不利心下滿微痛則為停飲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苓朮以利小便留飲也然則成氏為注時無去桂二字也明矣又按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金匱脉經玉函千金翼皆名朮附子湯外臺秘要補附子白朮湯俱似不失古義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方有軷曰更行猶言更用瀕穆曰戰國策云君其行之注曰行猶用也按漢書高祖本紀云法以有功勞行田宅（宅）蘇林曰行猶行與也合二說其義益晰矣或曰行謂行發汗法不知何把

奔豚之說古來紛紛而幸皆五行五藏之說非切實之解正珍因王子接之說幸寧為說亦未得適當不可從矣藤田大信曰奔豚者言悸而衝逆甚之狀也金匱要略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發作欲死復還止豚與遯遯古字通用馬融長笛賦山水猥至湯瀑噴沫奔遯突譬廉琴賦從橫絡繹靡遁相逼可以徵矣此說得之按吳崐註素問陰陽別論息賁曰賁奔同息奔者息氣奔迫也斯亦可以并發奔豚之義矣

心中懊憹結痛香豉所主治而梔子佐以成其功者也若有燥屎而見懊憹之狀者宜大柔氣湯聊攝之義其症雖有虛實之異皆胸中熱焰之所致故其為狀也煩心熬躁憒悶不安也診候之際宜體認

梔子豉湯方後有得吐者止後服六字張隱庵曰得吐者止後服六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千此也此說誤矣按枳實梔子豉湯枳實梔子大黃豉湯皆有香豉而無得吐云云語梔子厚朴湯梔子乾姜湯無香豉而有云云語要皆轉訛耳不

躡事實之徒尚有以為吐劑者真可憫笑矣觀其嘔者加生姜竹氣者加甘草及用之於汗吐下後虛煩之証可以確知其非吐劑矣

呼吸短促謂之短氣呼吸微弱如將絕謂之少氣少氣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前漢書龔勝傳

默默鬱結兒漢書匡衡傳曰默默不自安又作墨墨嬰傳曰墨墨不得志又作穆穆然又作繆繆管子小問篇公遵逌繆然喻昌曰默默昏昏之意非靜默也蓋本于莊子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宋板作嘿嘿而默默為正

直案毛詩鄭箋多也

喜嘔喜噦喜噫喜怠喜悲傷喜驚呼之喜與熹通數屢之意漢書蓋寬饒傳曰深刻喜陷害人又東方朔傳曰喜為庸人誦說又枳朮湯條消穀善饑之善亦同義襄公八年左傳曰慶忌之馬善驚正義曰善驚謂數驚也其它如詩衛風淇澳篇善戲謔兮不成虐分（世）廓風載馳篇女子善懷漢書王尊傳京兆善溝洫人事龔遂傳郎中令善醜人皆數屢之意也故顏師古注溝洫志岸善崩曰善崩言熹崩也金匱素問多喜善字義皆同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證曰驚狂卧起不

安成本誤作起卧不安諸本並訛不正正診曰古人唯有卧起之語朱見起卧之語也梔子厚朴湯證曰卧起不安漢書蕭武傳曰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又金日磾傳曰日磾兩子云云昭帝略同年共卧起黃庭堅詩曰卧起一床書此說是也按金匱狐惑病篇甘草瀉心湯條曰卧起不安又水氣病篇曰如蚕新卧起狀又後漢姜肱字伯淮（列傳四十三）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但以孝于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皆可証也

抵當湯正珍曰爾雅釋出曰蛭蝱至掌名豎別錄曰水蛭一名至掌又考之字書抵通作抵紙邸二音擊也觸也至掌又考之字書抵通作抵紙邸二音擊也觸也當也至也乃知其訓抵為至亦因同音然抵當即抵掌之訛而實為水蛭之異稱矣此方以水蛭為君所以名抵掌湯也若其不直言水蛭湯者蓋污穢之物不欲斥言殊取其異稱耳猶不言人尿湯而言白通湯也可以備于一說矣

大陷胸丸用之結胸證甚無效故東洞先生晚年直以湯方為丸用其效大勝蓋取義於抵當丸理中丸耳然如痰喘咳嗽胸背攣痛者舊方為佳按此

方千金方名練中丸治宿食不消大便難者
太陽病脉浮而動數云云心下因鞕則爲結胸大陷
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
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發黃也按若不結胸至發黃也
茵蔯蒿湯證也發黃也下恐脫茵蔯蒿湯主之六
字也觀陽明篇茵蔯蒿湯條而可見矣
劑頸而還古來無正解正訟引周禮質劑立說而非
正當之解丹波元簡曰劑劑限之義而還猶謂以
還言劑限頸以還而頭汗出也脉經有劑腰而還
之文又尸子曰苴國有名蕉原者廣尋長五十步
臨百仞之谿苴國無敢近也有以勇見苴子者獨
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苴國也劑頸劑腰劑踵皆
限劑之義耳劑按劑與齊通齊限也列子湯問篇
曰百年壽之大齊又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可以
見其義矣
心下痞按之濡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方有勒曰
濡與輭古字通用濡言不鞕不痛而柔輭也痞言
氣隔不通而否塞也按千金翼方作按之自濡者
自字下得好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

胡湯主之醫宗金鑑改下利作不利正誤辨之曰
凡論中云不利者皆以小便言之且必以小便二
字冠之未見其單言不利者也按大陽與陽明合
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由是考之
此章下利之上似脫不字當補之金鑑固失之正
珍亦未為得也何者果如其言乎與小柴胡湯証
何別蓋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邪熱入胃者也
故能驅其邪熱則其証自治試舉其徵曰自利清
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宜大柔氣湯又曰
下利按之心下鞕者宜大柔氣湯大陽病云云心
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
煩者與調胃柔氣湯是邪熱甚者也其人欲自利
雖利心下續堅滿半夏甘遂湯主之下利嘔逆云
云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十棗湯主之是水飲結
心下者也可見下利而心下鞕者心下愠愠腹滿
微煩者心下堅滿者心下痞鞕滿嘔逆腸痛者各
審病之輕重暴漸與證之緩急劇易以消黄戟遂
之劑驅逐蕩滌之則下利自治皮之不存毛將安
傳証候之標本治療之樞機豈拘執之徒所能知
哉下利用此方不問汗後下後但當隨腹症與熱

勞與之大柴胡湯桂枝人參湯甘草瀉心湯生姜瀉心湯六物黃芩湯皆治心下痞鞕下利而其所之元自明了然亦有施設難立斷者須甄辨勿誤

鑒

桂枝甘草附子湯方後曰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玉函作為始誤矣廣韵曰妙好也蓋為妙猶言為好也按徐彬金匱論注沈明宗編注並作為佳義亦通玉函作甘草三兩俱是

傷寒脉浮滑此表有熱裡有寒也白虎湯主之林億以此文為寒熱之差置証以熱結在裡表裏俱熱之文按厥陰篇曰傷寒脉滑而厥者裡有熱也白虎湯主之亦可証也又按脉浮滑下疑有脫文矣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鞕不可攻之云云宜審煎導而通之雖鞕上玉函經有大便二字是正診曰自利當作不利傳寫之訛也故下文承之曰此為津液內竭症以太陽篇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之文其說極是但謂論中小便自利為常不利為病者亦謬誤之甚者也夫自利也不利也均皆失常

之謂也不利者不快利也自利猶曰不禁也故不利自利俱治之用朮附荅姜附之屬加朮附子湯荅姜朮甘湯甘草乾姜湯越婢加朮湯豈不明晰乎其它如自汗自痛自利自下利之類其義皆同已名以自豈可謂之常例乎不思之甚

喜唾久不了了表解不了了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晝日明了夜而煩躁按楊子方言曰了快也然則不了了猶言不快然也又慧也目中不了了謂眼睛矇瞳不慧然也金匱驚悸篇有目睛慧了語可以見矣方中行注目中不了了曰了了猶瞭瞭蓋本于孟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之語

病人藏無他病自利不渴者以其藏有寒故也及藏厥藏寒等之藏蓋泛指腹部為言也後漢書華佗傳曰彭城樊阿從佗學鍼術凡鑿咸言背及胸腹之間不可灸針針之不過四五分而阿針背乃五六寸而病皆瘉可以微入一二寸巨闕胸臟即子藏

矣藏躁藏堅癖之藏即子藏

少陰病云云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按或小便利玉函經作或小便

自利小便不利自利俱疒荅姜附所主治也當以玉函為是也又按或下利當作或不下利對上文自下利立言否則語無落着其脫不字者斷乎脫矣

竹葉石膏湯外臺秘要引集驗方有生姜四兩此方治氣逆欲吐者宜從集驗方

金匱血痺篇曰酸削不能行又曰四肢痠痛酸削巢源作痠癬千金作酸嘶外臺作痠削又素問骨空論曰肌肉膶酸集韵曰痠音酸疼也博雅曰痠痛也然則酸痠俱疼痛之義也而金匱水氣病篇曰太陽病脉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又不痛身體又重而酸由是觀之酸不特疼痛而已也劉熙釋名曰酸遜也遜遁在後也言脚疼力少行遁在後以遜遁者也消弱也如見割削筋力弱也劉釋雖近也古來相傳之說未可全廢也或曰酸脚痠痺也削瘦削也此說頗似允當又唐宋詩中往往有膝酸腰酸足心酸馬足酸脚酸麻等語合而考之其指痠弱痺痛者斷矣又按瘳百子曰悲痛曰酸是酸泣酸鼻悲酸凄酸離別酸兩聲酸角聲酸之酸而愁悼哀慼之意與病証所

言其義自別不可不知也息軒安井先生曰酸削縮小之意也引
鄭元注周禮痟首疾曰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賈公
彥曰言痟者謂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人患頭
痛則有酸嘶而痛酸削則酸嘶也鄭氏以痟為酸
削者未知其拠
痰字傷寒論內經爾雅諸說文並無有之金匱要略偶
有痰飲字然脉經千金翼所引俱作淡飲程林亦
詳辨金匱之訛誤則當以淡為正矣傷寒論金匱
要略或謂之飲謂寒飲又謂寒氣水氣也今
取徴於二書以見余言非私僻焉如短氣有微飲

字意淡病之

云云茯苓杏仁甘草湯八味丸腸下偏痛發熱此寒也大黃附子湯自利不
渴者以其藏有寒故也太陰篇曰宜服四逆輩玉函無服字脉經作四逆湯是胸中云云
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散瓜蒂喜唾不了了者胸上
有寒理中丸去上有寒飲乾嘔者四逆湯脉經第七不可吐引此條高上作高下腹中寒
氣雷鳴切痛附子粳米湯寒氣厥逆赤丸心下有水氣乾嘔發
熱而咳又曰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小青龍湯
方後曰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可見水氣即
寒寒即寒飲矣蓋乾嘔寒飲所發如兩下有寒飲
乾嘔者四逆湯可以徴矣今以寒飲去故乾嘔止而發
渴也如支飲十棗湯防已湯葶藶大棗湯小半夏湯苓甘姜味辛夏湯懸飲十棗湯蜜飲甘遂半夏湯溢

飲大青龍湯小青龍湯等但以病狀部位異其名要皆淡飲耳
丹波元簡曰痰五飲之一王氏脉經作淡飲宋黃伯
思法帖刊誤載初月帖中云淡閟干嘔淡古淡液
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令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
也予考之佛典大般若經初分願品云身病有四
一者風病二者熱病三者痰病四者風等種種雜
病又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云淡飲從甘反下於禁
反謂白上液也醫方多作淡飲又云痰癊上音淡
下陰禁反案痰癊字無定體胸膈中氣病也津液
凝結不散如筋膠引挽不斷名為痰癊四病根本
之中此一能生百病皆上焦之疾也又義楚六帖
云四百四病百一風百一黃百一熱百一痰等乃
知後世以痰飲為諸飲之總稱以為十病九痰或
百病生于痰之類皆本于內典也而痰癊二字在
我醫方始見時後乃痰飲耳而聖惠方三十六黃
中有癊黃一證此即巢源所載陰黃唯從病者與
痰癊之癊自異療痔病經有癊痔蓋亦陰痔已
山田正珍曰素樞說文爾雅並無痰字未詳其制於
何代顧在魏晉之際乎葛洪抱朴子至理卷云甘
遂蕪荑之逐痰癖名醫別錄曰梹榔除痰主義之

初月帖云胸中淡悶(悶)千嫗(嫗)轉劇食不可強是字雖作淡已指為病名者也字典云淡古痰字合而考之變淡作痰以為一種病名其在魏晉之除于痰字始見神農本經常山巴豆二條至于名醫別錄則見二十餘條肘后方亦有痰癖字正字通云古有淡陰之疾俗作痰飲痰証在素靈則唯以沫唾涎液涕洟之詳見厥陰癲狂篇評熱病論至真要大論五藏津液別論咳論寒熱病論腹中論等抱朴子極言卷云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癖)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而

其書已亡矣晉皇甫謐以素問鍼經當漢志之內經其說曰七略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唐王砅以素問九卷靈樞九卷為內經自此而還歷代諸家無復異論焉然二家之說固無明櫫疑士晷一時之臆說遂致千歲之迷謬也已

素靈之為化(偽)託固無論已雖然法言古語可以為疾醫之規則者往往存乎其中而如其云精者身之本也(金匱真言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陰陽應象大論)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移精變氣論)西方云云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

藥異法方宜論 邪氣勝者精氣衰也五藏真論 知病之所在三部九候論 病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藏氣法時論 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同上 毒藥所主流熱過論 毒藥所宜示從定論 知毒藥為真實命全形論 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通評虛實論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評熱病論 有者為實無者為虛調經論 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湯液醪醴論 精氣生自穀氣經脉別論 疎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五校要論 藥以祛之食以隨之五常政大論 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口書之說校証精悉疫字之成千後世昭昭乎明矣

丹波元簡曰傷寒論中風乃是傷寒中一證宋以後呼為傷風者是也而金匱中風乃靈素所謂偏枯後世中風之稱昉于此夫傷寒論金匱元是一書而同成仲景之手理宜無以一中風之名互猶兩種之疾然魏志注引曹瞞傳云魏太祖陽敗而喝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太祖曰初不中風魏武與仲景氏同漢末人知當時有此語之校後漢朱浮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此以狂為中風後世狂風風狂心風等之稱

蓋有所由均之東漢語所指遍殊不可不知也若夫後世紫白癜風落架風食迷風之類風字竟不可窮詰焉蓋風善行而數變危病移易變動不定者以風呼之耶錄以候識者

東洞先生曰素靈二書古人以為先秦之偽作周南先生曰六朝以降之書然其中間有古語可法者學者擇焉難經傳以為秦越人書也而其言理最勝故害道亦多考之扁鵲傳亦唯偽作而已

○散無窮六元紀正大論婦人重身毒之如何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六元正氣大論眞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

刺節眞邪論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絶水穀則死平人氣象論之類皆疾醫之要道其他至言極多豈可以偽託之書癈乎如夫道家脩鍊之辭論其贋偽耳至其立論之旨益于斯道反害于治術可不善擇乎

先儒評素問特就文辭趣未有辨是非如何者雖然活眼之所看透亦多確論矣素問解題載諸家評品數條今咸舉提于左方更願當見之所獲以證其出乎假託焉唯愽海之一得尚恐多遺珠書以仰大方補葺爾

褚澄曰素問之書成於黄岐運氣之宗起於素問將

古聖詰妄耶曰尼父刪經三墳猶癈扁鵲盧出盧醫遂多尚有黃岐之醫籍乎後世之託名於聖詰也曰然則諸書不足信耶曰由漢而上有說無方由漢而下有方無說說不乖理方不違義雖出後學亦是良師猪氏遺書

逸校前漢藝文志載醫經經方數種仲景博采衆方作傷寒雜病論豈可謂由漢而上有說無方乎且褚書出千蕭偽造其說不足取信

邵雍曰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又曰素問蚤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皇極經世書

程頤曰素問書出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興墳文章自別其氣運卑絕淺近程子文集

寶華曰內經十八卷言天地生育人之壽夭係焉信三墳之書也然考其文章知卒成是書者六國秦漢之際也酒譜

朱熹曰黃帝紀曰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言醫者宗焉然黃帝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出入予謂此言尤害於理竊意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

疾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揔奇之說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是而已也朱子文集

又曰素問語言深靈揔淺較易朱子文集語類

王炎曰夫素問乃先秦古言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不盡出於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新安獻志

陳振孫曰黃帝與岐伯問答三墳之書無傳尚矣此固出於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書錄解題

宋濂曰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深其旨遂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宋學士文集

王禕曰內經謂為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實奧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殆亦猶吾儒

之六經乎青巖叢錄

呂復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譔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韓諸公子所著（按劉向為韓諸公子所著乃秦素之謂而非內經也）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大略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李濂醫史

顧從德曰今世所傳內經素問即黃帝之脉書廣衍于秦越人陽慶淳于意諸長老其文遂倍漢人語而旨意所從來遠矣宋板翻刻素問序

即瑛曰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為全元起所著猶非隨唐文也唯馬遷劉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為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籍岐黃以成名特不可曰延也予或者醫卜未焚當時必有岐黃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學固得人身百體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知必竊素問而詭異奇瓌處乃藉飛等為之也故宋濂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

候與素問注皆多舛藥榮五物改麥秋至為小暑
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當時亦知素問出淮
南也岐黃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
則黃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為漿以妄為常則
儀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偽耶精微論中羅
襄雄黃禁服篇中軟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為岐
黃問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七修類聚

方以智曰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周末筆

通雅

祝文彥曰內經素問後人傳以為黃岐之書也其論
脉法病證未必不有合于聖人之意詞義古樸未
必不有得于古人之遺然自余觀之確乎為秦以後
書而非盡黃帝岐伯之言也當時和扁諸神醫必
有傳于岐黃真諦而後能彰起死回生之術則岐
黃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于後世者而後人附會之
以成是書實非岐黃所著也或者曰內經所謂黜
首蓋秦時語予曰不但此也五帝皆至聖而孔子
刪書始唐虞以唐虞前無書史而至唐虞乃始也
唐虞書不過數百言耳而黃帝書乃至數千萬言
于且前民利用之事皆五帝以前聖人所為何他

事一無書文可考而經獨治病之書詳而盡如是耶
又曰內經一書文氣堅峭如先秦諸子而言理該
博絶似管荀造詞質奥又類鬼谷非秦時人書而
何或又曰人有此等學文曷不自著姓名而假托
古人耶曰如汲冢越絶等書此人止求其書之傳
不必名之著猶前人朴素之意也若今世人一無
所見便矜自居千作者之林矣慶脊堂集
胡應麟曰素問今又補內經然隋志止名素問蓋黄
帝內外經五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後人綴緝易其
名耳以上解題

紀昀曰漢書藝文志載黄帝內經十八卷無素問之
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晋皇甫謐甲
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與漢志
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晋間矣故隋
書經籍志始著錄也然隋志所載祇八卷全元起
所註已闕其七永為宝應中人乃自謂得舊藏之
本補足此卷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
卷帙獨多與素問餘篇絶不相通疑即張機傷寒
論序所称陰陽大論之文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理
或然也其刺法論本病論則冰本亦闕不能復補

矣、氷本頗更其篇次、然每篇之下必註全元起本第幾字、猶可考見其舊第、所註排抉隱奧多所發明、其称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火者不必去水、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無水者不必去火、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遂開明代薛（薛）已諸人探本命門之一法、其亦深於醫理者矣、四庫全書總目

姚際恒曰、漢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隋志始有黃帝素問九卷、唐王氷為之注、氷以漢志有內經十八卷、以素問九卷（卷）當內經十八卷、實附會靈樞經九卷（經）也、故後人于素問係以內經者、非是、或後人得內經而衍其說、為素問亦未可知、素問之名、人難卒曉、予案漢志陰陽家有黃帝泰素此必取此素字、又以與岐伯問答、故曰素問也、其書後世宗之、以為醫家之祖、然其言實多穿鑿、至以為黃帝與岐伯對問、益屬荒誕、無論隋志之素問即漢志所載黃帝內外經並依托（托）也、他如神農風后力牧之屬、盡然豈真有其書乎、或謂此書有失候失王之語、秦滅六國、漢諸候王國除、始有失王候者、予案其中言黔首又藏氣發時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

劉松崖曰內經多係後人假托觀其文章可見即此古書斷自唐虞其文詩佶屈聱牙亦詰解猶莫能明內經若東漢黃帝時書其文詞之古奧又不知更多何如者今觀其筆墨半似秦漢文字其為後人假托不必說乃屢經兵火不無錯簡魯魚

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古不以地支名時當是秦人作又有言歲甲子古不以甲子紀年言寅時則又漢後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今之分未可一概論也古今偽書考

物茂卿曰今人多奉之然率以文論之耳從我道視此則有不可以文而議者且其書一時之所見雖大家之撰竟難從矣徂徠素難評

又曰內經非黃帝書而其理却是者先儒之論至精至確是無它先儒洞見義理之至極而灼識文字之氣象也而張介賓華乃以裡子泥於爵號文字

雲庵亦取焉世間何層受之多也大抵世醫難言內經為非聖人之言以為失其依據此皆兒輩之見解可憫笑徂徠醫言

縣周南曰素靈之不可信也固矣蓋五行興於戰國術士而盛於秦漢其書或成於秦漢之後也然人不能無疾病則醫方自上古而有焉唯其方以人而傳未必有成書後人載策而欲借重神聖託為黃帝岐伯之言嫵媚之吉蘧蒢不鮮援黃帝者所以見其偽撰也臟腑經脉諸論說必有出古人師承者學者應須披沙得金買珠還匱難經亦未可

必為秦越人周公醫說內經可知漢無此書班史藝
又曰史遷敘方技不及內經其文辭卑劣少無兩漢氣象或疑班史所載古
文志始列載籍則是子
書先亡今所傳者後人因名擬偽焉或疑後人改
經其書駢駁呂覽不啻
舟山寬曰世有黃帝內
者淮南氏之徒為之耶岐伯某某於古書不概見
焉吾聞之漢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
人作為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是蓋
內外中三書昂足立矣抑者內經其一耶如上古
天真論四氣調神論固是修養家言實所謂黃老之
道者仙書內外此當居其一焉春臺先生以鴻烈
為諸子之優孟以其模擬人之言也宋元以前誠
未有是也而內經甚於彼焉抑者富貴溺人而陋
客投其好耶如曰藏之金匱著之玉版不敢復出
勿敢有泄蓋漢人重書之言焚書之後自當有是
事故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豈不然予唯是醫
方免於秦火而內經數言之金匱玉函遂為方術
家言蓋亦禁方餘習已如曰道理曰常經曰治數

真數至數至真(眞)要諸如此要皆非先秦言也至如曰似青帝似白帝似古黃帝則是謂五行之神為帝而直以五色稱之亦唯漢人之陋矣而所謂古黃帝蓋軒轅氏之謂也則岐伯時別有一个黃帝矣不然特稱古以識別果何謂也是其問方術者非真黃帝也其實淮南王之謂乎王(叔)人也夫既僭(僭)天子則其客私帝之不必異焉漢人貴黃老而謂王為黃帝抑亦夫人之所浮慕以號稱之耶黃帝成而登天亦猶小山淮南篇及八公之咏言其以仙去耶既曰登天問天師而岐伯對云云是謂此伯為天師抑或者王之擬天子託登天言之耶夫淮南喜談說方技於傳有之然富貴之人未必孰枝其唯騰口說而已乎則詩所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者素問之名或由此而興靈樞皆其所謂內經耶程子謂之戰國之書未深考也唯是發源戰國其流未遠是以似之又周南先生謂六朝之書誠亦有六朝之言蓋此本非精撰而後人修補之非盡原文也夫六朝之時雖有狡兒誰敢偽黃帝雖有文士誰能偽古文且偽撰託古豈雜其時言者乎故內經非必假託莊列以後人多寓言而

內經亦非其類也司馬子長有言曰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訓亦足以見內經出於其世矣

丹波元簡曰余嘗著素問鉤玄一篇論其為漢人之作證以前賢之叢說頗刀圭之服繒繹子史文閒有與此相似古人雖不必剽襲然足觀時世之所以使然茲舉其一二以證非典謨以前之筆矣上古天真論曰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老子八十章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又曰以酒為漿漢書鮑宣傳曰漿酒霍肉四氣調神論曰渴而穿井戰而鑄兵晏子春秋曰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

堀井陰陽應象大論曰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呂氏春秋盡數篇曰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陽陰別論曰一陽一陰結謂之喉痺春秋繁露曰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口痺六節藏象論曰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文元年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又曰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果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孫子兵勢篇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

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此語又見文子）脉要精微論曰、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饑則夢取、列子穆王篇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氣血論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言也、榮衛生會篇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白虎通引禮運記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本神篇曰、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而存之、謂之志、因志而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処物、謂之智、此一節全見子華子、其他文勢語氣類淮南者多、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為淮南王之作、豈其然歟、（聲膺）

難經之為依託（託）固不俟辨也、從隋書屬諸越人、歷代醫人信以為實、然是亦耳鑒吠聲（怪）、要不足怪也、今録先賢之說一二、以俟來哲之論也（定）

紀昀曰難經八十一篇漢藝文志不載隋唐志始載
難經二卷秦越人著吳太醫令呂廣嘗註之則其
文當出三國前廣書今不傳未審此本否然唐張
守節註史記扁鵲列傳所引難經悉與今合則今
書即古本矣其曰難經者謂經文有疑各設問難
以明之其中有此稱經云而素問靈樞無之者則
今本內經傳寫脫簡也其文辨析精微詞致簡遠
讀者不能遽曉故歷代醫家多有註釋壽所採摭
凡十一家今惟壽書傳於世其書首列彙考一篇
論書之名義源流次列關誤總類一篇記脫文誤
字又次圖說一篇皆不入卷數其註則融會諸家
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辨論精核考證亦極詳審
櫻寧生傳稱難經本靈樞素問之旨設難釋義其
間榮衛部位臟腑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
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讀之即此本也
壽本儒者能通解古義文義故其所註視他家所
得為多云四庫總目難經本義說
又曰難經漢藝文志不載隋志始著於錄雖未必越
人之書然三國已有呂博望註本而張機傷寒論
平脉篇中所稱經說今在第五難中則亦後漢良

鑒之所為歷代以來必學出古人上邊相排斥未
大椿雖研究內經未嘗不與靈樞素問並尊絶無異論
見其然況大椿所據者內經而素問全元起本已
佚第七篇唐王冰始稱得舊本補之宋林億等校
正已称其天元紀大論以下與素問餘篇絶不相
通疑冰取陰陽大論以補所亡至刺法本病二論
則冰本亦闕其間字句異同林億又復有校改註
中題曰新校正皆是則素問已為後人所亂而難
經反為古本又滑壽難經本義列是書所引內經
而今本無之者不止一條則當時所見之本與今
亦不甚同即有舛互亦宜兩存遽以駁難經之誤
是何異談六經者執開元改隸之本以駁漢博士
耶 全上難經經釋說

姚際恒曰晁子止云漢志但有扁鵲內外經隋志始
有難經唐志遂屬之越人皆不可考恒案傷寒論
序曰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八十一難者即指
素問九卷而言也六朝人又為此絶可笑 按今偽書
冊波元簡曰此經不詳何人作隋以上則附之于黃
帝唐而降則屬之越人隋經籍志云黃帝八十一
難二卷蓋原于帝王世紀之說也楊玄操曰秦越

人之所作也王勃曰秦越始定章句（王勃難經序見文苑英華）其言訢快可疑矣舊唐經籍志曰黃帝八十一難經一卷秦越人撰按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於扁鵲傳首引楊玄操難經序文則楊玄操開元以前人而其屬之秦越人者豈創于楊玄操歟司馬遷曰天下至今言脉者由扁鵲盖論脉莫精於難經則其說之所以起也夫世紀之書閱類書所引虛實相半難以取信扁鵲所作唐而上無說實為可疑乎雖然八十一難其自（目）已見於仲景自序而叙和脉經士晏甲乙往往引其文則漢以上人所撰要之不失為古醫經亦何必論其作者胡應麟云班史扁鵲有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或即今難經也此說難憑（難經解題）

東洞先生曰本草妄說甚多不足以徵也然至考藥功豈可廢乎宜擇其合於仲景法者用之至如延齡長年補元氣美顏色入水不溺白日見星殊不可信也其非炎帝書也不待辨而明矣後世脉（脈）食家說攬入本經不可不擇焉

又曰本草曰某藥入某經某臟又曰某藥治某經病某藥其（某）經之藥也某物某臟之劑也其分別配合

歷歷乎如可擾者若其如此誰失正鵠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則其為率强可以知已古法唯因上下表裏所主而處方不同焉

班史錄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而本草之目不見焉乃知前漢尚無此書矣然郊祀志曰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注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又平帝本紀曰始元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郡傳遣詣京師又樓護傳曰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然則當時已有其說也可知矣唯未有成書耳阮孝緒七録始載神農本草三卷陶通明見其書多後漢群賢縣以為仲景元化等所記者誤矣嗚呼甚矣識難也豈特才難云乎

王安道曰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一日中七十毒予嘗誦其書每至於此未始不歎失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神農立極之大聖也閔生民之不能無疾故辨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貽後人固不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也苟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則不可謂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則雖不嘗亦可知也設使其所知果有待乎必

嘗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農衆疾俱備而歷試之乎況穢汚之藥不可嘗者其亦嘗乎且味固可以嘗而知其氣其性其行經主治及畏惡反忌之類亦可以嘗而知乎苟嘗其所可嘗而不嘗其所不可嘗不可嘗者既可知而可嘗者亦不必待乎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嘗不可也謂其悉嘗亦不可也然經於諸藥名下不著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入口惟味為先故也又藥中雖有玉石虫獸之類其至衆者惟草為然故遂曰嘗百草耳豈獨嘗草哉夫物之有毒嘗而毒焉

班固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

有矣豈中毒者日七十乎設以七十毒偶見於一日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則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復生之乎先正謂淮南之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本草名義古來未有能詳之者韓保昇曰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云本草蓋藥為諸藥中草類最多也按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蓋藥興焉而不及其他也蓋藥治之道本乎嘗草廣及其它而後治病之用備矣是其所以名本草經乎且藥字從草者其義可見矣後人或謂本草經之誤者誤矣

寇宗奭曰漢書雖言本草不能斷自何代而作淮南子雖言神農嘗百草以和藥亦無本草之名惟帝王世紀云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衆疾乃知本草卅之名自黃帝始宗奭信世紀無譬之言以為黃岐實定本草經殊不知素靈本草皆出後人纂述耳是可與賢明達理之士言不可與不學局陋之徒語也

呂復曰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李濂醫史

姚際恒曰漢志無按漢平帝紀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本草之名始見于此梁錄載神農本草經三卷隋志因之書中有桐君雷公名以為東漢人作也其後以代日增今並雜為一不可致詰矣古今偽書考

物茂卿曰神農之時食纔穀粒衣尚皮毛宮室器具凡百緊要物事乾且無有若世而聖人遽作文字則聖人可謂不知時務矣所謂神農嘗百藥亦惟七八種若十數種口傳而相教焉耳及黃帝之時衣服宮室器具制度方始草創於是蒼頡始造文

字乃知伏犧龍書神農穗書悉為後人所擬又知
黃帝有書亦唯如後世民間帳簿自録之比已尚
何本草經三卷內經十八卷浩博文字之有哉是
不待智者而可知也若謂必有之則是天大不近人
情矣能讀儒書而知古今民俗之醇醨與聖人隨
書可謂不知大體也下畧 徂徠豎言
縣柳莊曰醫家固不可無本草也而今之本草不下
數十家亦皆駁雜薰蕕兼收如藥性生治旁通多
可使人無有適從也其實非為棟藥發唯博洽自
誇終無有要旨神農本經雷公炮炙伊尹湯液世奚
有此書乎近來采藥家頗能辨其非亦且自倣仇所
為者皆非醫之要務僅備好事之采覽耳甚者皆
襲瓦石狀砂礫木頭竹屑畜藏自珍曾不益于避
泥造舟如此則不若為骨董之鋪也醫家須唯採
取有用者試驗必實焚燔繁就簡以備于緩急可矣
何必事汗牛充棟豎事擬亂
丹波元簡曰孟子載為神農言者許行而不言及醫
藥神農嘗百草製醫藥世多引淮南子為証余嘗

考淮南文殊不然矣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之毒此其嘗百草為別民之可食者而非定醫藥也乃神農之所以補農也陸賈新語曰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亦可以證矣而其云神農定百藥者眇見世本（太平御覽引）而鄭玄周禮註神農子儀之術蓋其說之來尚矣而孔叢子云伏羲嘗味百藥乃在神農之前楊朱云五帝之事如覺如夢矧於三皇乎要之不可知亦不可窮而已（醫賸）

我邦醫家講究本草觀類聚國史延喜式朝野群載等可見矣如續後撰集徒然草之類雖歌咏寓託之言尚足以觀其時世矣又延曆中和氣廣世著藥經大醫博士源輔世撰和名本草其書并不傳焉意者古書亡佚不止于此可歎

類聚國史天平寶字二年詔曰使醫生講太素甲乙脉經本草鍼生講素問鍼經明堂脉訣又曰本後

記弘仁十二月癸巳勅置針生五人令讀新修本草經明堂經劉涓子方鬼遺方各一部兼少師集驗千金廣濟方等中治瘡方夫叔和脉經之書大抵由仲景之方法者也然則長沙之道早信于斯也可以知矣自宋明方書之行古道佛地可勝嘆乎哉其以素問靈樞為鍼生之業者太有理也物産之學稻生若水為之嚆矢松岡恕庵丹羽正伯野呂元丈松本駄堂皆出于其門恕庵尤為宏博香川太沖戸田旭山田村藍水各有選著者近世物産專業之家裒矣然但索隱討奇不事實用畢生之所為無益之為張戴人曰不讀本草焉知藥性專泥藥性決不識病假鏡識病未必得法識病得法工中之甲可謂一部學則矣

今時唱古醫道者率不學無術立門戸持異說以奪人意修邊幅飾外貌以欺白俗者比比皆然其所言所行浮誕輕舉絶無真實之見殺人於非命而如不相與者嗚呼活人仁術果何在豈可不慨嘆

乎、

璽貴才氣俊敏貴學識博大學識不博大不能稽古明今才氣不俊敏不能投機處變蓋才出於天性學成於修為也雖然必也有學之裨而後才可得而達有才之美而後學可得而成然而非有好生之心未以可與斯是古今所以乏良璽也

橘黃璽談卷下畢

明治八年第二月十四日校訖了不肖武